



汪精卫，牢狱中的婚礼 一九一一，帝国的致命枪伤 蔡元培，厚道与不厚道
悲凉后世，李鸿章长孙之死 黑道斯文，杜月笙文化行迹……

民国多少事



著名『写史狂人』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倾力推荐
不为人知的民国往事 难以磨灭的历史边角

谢轶群◎著



民国多少事

谢轶群◎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多少事/谢轶群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195-746-7

I.民… II.谢… III.中国—近代史—民国—通俗读物
IV.K25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809 号

民国多少事

作 者 谢轶群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746-7/K·12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风烟流云满眼来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像一阵热风，如一层梦影，一个曾带给中国多少希望和创伤的时代，短短三十八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团恼人而充满诱惑的混沌，任由后世去梳理、描绘和解读。

这个时代就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

从今年7月开始，我陆续读到谢轶群的系列历史散文稿《民国多少事》。和网上那么多拍案叫好的读者一样，我立即被这部出手不凡的力作所吸引。作品意境开阔，选材独到，史料翔实，且时有新意；文字更如行云流水，对乱世风云和历史细节的独特抒写，强烈撞击着读者的心扉，风烟流云，扑面而来，使人久久不能释卷和释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极其独特的时代。和春秋战国一样，混乱动荡是它的底色，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天下烽烟四起，时局瞬息万变。因为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平缓雄浑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掀起了汹涌狂澜，各色人等的本性或者获得了宽阔的释放空间，或者被时代残酷扭曲。于是，英雄与枭雄，武夫与文士，庙堂与市井，广场与密室，沙场硝烟和校园绿荫，家国情怀和猥琐争斗……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或令人荡气回肠、或叫人激愤伤怀、或让人扼腕浩叹的鲜活故事。

同时，民国又是一个新旧交织、传统意识与现代潮流对抗和融合的时代，看得见的斗争发生在战场、官场和商场，看不见的冲撞随时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在中国由古代和近代向现代剧烈转轨的时期，那斑驳凌杂、光怪陆离的面貌，为这个乱世更添一份魅力。





在谢轶群这部《民国多少事》中，我们看到了身遭酷刑而九死不悔的徐锡麟，这位出现于《狂人日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终于细致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舍生忘死、壮怀激烈的青年汪精卫，历史人物的“脸谱”在逐渐剥落；我们看到了横跨新旧、机关算尽的袁世凯，他的崛起、失势、出山、逼宫、夺权和称帝过程几乎集传统才略和阴谋之大成，但终究被历史的大势雨打风吹去；我们看到了天才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他的一生寄寓了中国政治的罕见追求，然而这抹把中国引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绿终究被鲜血淹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个草莽军阀的千姿百态，看到了暴露在民国风雨中的清东陵庞大宝藏，看到了文化巨人鲁迅在包办婚姻和兄弟反目剧痛中的煎熬，看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乱中顽强生发的一脉书香与圣洁理想，又看到了上海滩上酷烈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黑社会……

拉开不长的时间距离，在岁月的烟雨中，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上半叶这曾经发生、又永远不再的一幕幕场景，更添一份历史幽怀。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场景，经作者妙笔再现，别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太为人知的民国掌故，作者信手拈来，令人眼界大开。作者历年博闻强记、广涉杂猎的蓄积，使本书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量，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这段模糊历史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作品纲目皆备，作者既把握、挥洒了恢宏浩大的历史画卷，又细腻探究了具体史实和社会人生的幽微层面。打开本书，我们的耳边仿佛响起一支时而雄浑苍劲、时而凄怆缠绵的动人乐曲。

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是题材，“散文”是体式。我很欣赏谢轶群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可看做‘写往事的报告文学’。”既是写历史往事，就要求史料准确可靠，能给人以历史知识；既是报告文学，就要求手法精到、文采斐然，给人以审美享受。正是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使作者在探究认知历史的同时，又把历史做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借助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努力做到文史交融，于是笔下知性与感性兼备，冷峻与浓烈并呈，处处流芳溢美。

我无意过高评价这部著作。书中依据的史料丰富庞杂，在真正的史家看来，其中错谬和疏漏肯定不止一处两处；尽管作者试图引入近年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一些篇目中对传统的史观还是有点过于依从；而且由于作者兴趣范围等原因，民国史上不少重要内容未曾涉笔。这些都有待于作者下一步的耕耘了。

行文至此，不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下面就请诸位进入精彩纷呈的正文。

2007年10月于深圳



谢轶群,安徽潜山人,1976年11月生。自幼酷爱文史,“家学”却是数理,往上三代均为中学数学教师。供职企业数载后,考入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读研究生。写文史随笔,写时事评论,写诗歌散文,散见于各大报刊数十篇,更多则流传于网络。近来沉迷民国,豁然发现老生常谈处历史那或冷酷、或悖谬、或悲喜交加的真实之处,不由为之扼腕、叹惋,为之默然无语,遂发而为文,传布网络,颇引得一千网友叫好连连、人气鼎沸。



责任编辑:郑闯琦

责任印制:安安

装帧设计:  大桑设计工作室 徐超
Daosang Design Office 010-6460 8833

目 录

序：风烟流云满眼来……………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1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负责人徐锡麟在该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突然向十分赏识、信任他的安徽省巡抚恩铭连开七枪，在击毙恩铭的同时发动“安庆起义”。徐锡麟被捕后说：“他（恩铭）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当晚徐锡麟即被以极残忍的酷刑处死。

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10

反清斗争屡屡失败，海内外对革命前景灰心丧气，血气方刚的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汪精卫决定舍身行刺清廷最高领导人摄政王，以振人心。行前抱必死之志，刺杀失败后却死里逃生，并在血雨腥风中和南洋女子陈璧君生出一段传奇之恋。

1911：天地玄黄…………… 23

1911年是整个中国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一年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们遗骨难收；四川保路运动以“水电报”点燃反抗烈火；危难之际奋起求生的起义让千年封建专制在武昌轰然倒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二十二个省里有十七个省脱离清王朝；差点死于清廷之手的袁世凯又成清王朝百般倚重的救命稻草；孙中山以全部十七票里的十六票当选民国首任大总统……风烟四起，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泽被后世。





做伟人还是做小丑：百年一叹袁世凯…………… 51

清末立宪的推动者，废除科举的主张者，中国现代军事的开拓者，发展实业的践行者，京张铁路工程和詹天佑的赞助者，最直接结束清王朝统治的人……老谋深算、阴险狡诈而又有雄才大略的袁世凯，是民国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个一代枭雄在完成了逼清帝退位、继任民国大总统、对民国进行初步建设后，疯狂加强个人集权，最后中邪般走上了复辟称帝的不归路。

闹剧与挽歌：“辫帅”张勋复辟…………… 87

有“怪物”之称的“辫帅”张勋，对前清的“浩荡皇恩”感激涕零，进入民国后日思夜想为清室复辟。这个粗率武夫趁北京政坛内部恶斗之机真的将废帝溥仪重又扶上了皇位，在复辟的十二天里，中国首都北京在国际上出尽洋相。复辟失败后，张勋又蹦又跳，决心以死相争，还是几个洋人拼命将他塞进汽车运走躲避。在荷兰使馆，张勋剪掉了他爱如生命的辫子，他说：“以前不剪辫子，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要去入外国籍了，就剪掉！”

南北草莽：“广西王”陆荣廷和“山东王”张宗昌…………… 108

民国初年满地的军阀里，陆荣廷和张宗昌格外值得一提。二人一南一北，都是地道的草莽流寇出身，都成为割据一省的土皇帝。不学无术与精明干练，狡诈毒辣与义重如山，奇妙地结合在二人身上。二人的家族史、发迹史和死后景况，让人感慨不已。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133

一场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思想面貌。著名古文家林纾在这场运动中因“反对白话文”而貽笑历史。几人知道，林纾不仅是“不懂外文的翻译家”的传奇，而且是最早用白话文写诗的先锋！他的品德、思想和为人，以及与新文化运动猛将的恩怨纠葛，显示了激进时代的不公。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 145

有“万世师表”之誉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办出了一所名扬海内

外的中国最高学府。就在此期间，他为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对爱因斯坦的所有苛刻条件全部答应，计划泡汤后对爱氏的毁约行为亦不怒不怨。而对北大“讲义风潮”中一位无辜的学生冯省三，蔡元培还有厚道之风吗？

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153

提起鲁迅夫人，世人大多只知许广平而不知其原配朱安。这位没有文化、相貌平常的平凡女子在由鲁迅母亲做主嫁给鲁迅后，尽管无比温顺贤良，却没有得到鲁迅的一丝温情，在鲁迅的百般冷淡、嫌恶中逝去了年华。而鲁迅与其弟弟周作人的反目绝交，是七八十年来一桩争论不休的疑案：鲁迅到底对弟妹羽太信子做了什么？

永远的精神家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69

抗战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由北平、天津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理念、师资队伍和学生成才比例形成了一个后世高不可攀的神话。只要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一天不灭，西南联大的故事就永远传颂。

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185

埋葬着五个皇帝、十四个皇后、一百三十六个嫔妃的清东陵在清朝时是仅次于紫禁城的第二禁区，但在清朝灭亡之后无所庇护。1927年，“东陵大盗”孙殿英丧心病狂炸掘了慈禧陵和乾隆陵；鲜为人知的是，在1945年，一帮土匪再次炸开了这个深藏无数稀世珍宝的清朝帝后安息之地，这回遭洗劫的是康熙陵、咸丰陵、同治陵和慈安太后陵，损失远远超过孙殿英那次。

“远东之都”的魔爪：上海滩绑票掠影……………206

在“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灯红酒绿背后，几乎平均每天发生一起绑架案。绑架的对象大多是巨室富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化工大王方液仙都曾落入绑匪虎口，他们或者以巨款赎得平安，或者戏剧性脱身，或者只留给家人一具冰冷的尸体。





没落贵族的悲凉：先入狱后被暗杀的李鸿章长孙……………225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年少时深受慈禧太后宠爱而飞黄腾达，并承袭祖父的“侯爷”爵位。进入民国后，失去祖父荫庇的李国杰在与蒋介石红人赵铁桥、“暗杀大王”王亚樵、上海黑帮头目张啸林、交通部贪官陈孚木等各色人等的交道往来中鼻青脸肿，以至陷入牢狱之灾，经晚年段琪瑞请蒋介石看李鸿章面子才放出。抗战时国民党以他与日军勾结为罪名，在大年初一派特务将其暗杀。

“云南王”末路：高原小朝廷的终结……………236

从彝族大山里走来的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他一方面把边疆云南建成了民国时期一个财政宽裕、社会发展的先进省份，另一方面把云南变成了事实上独立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管治之外的独立王国。抗战刚结束，蒋介石对割据一方、又支持反蒋民主运动的龙云下手了。在杜聿明的迅猛狠辣手段下，龙云一夜间英雄末路，含恨永远离开了他苦心长期经营的彩云之南。

黑道斯文：杜月笙文化行迹……………266

上海黑社会大头目杜月笙自幼失学，长大后在市井间和三教九流厮混，最后变成令人闻之色变的黑帮老大，这样的履历并不表明他肯定与文化无关。杜月笙和知识文化界的交往，以及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所做的努力，不少出乎人们意料。

黄浦滩落日：杜月笙的最后六年……………273

借助上海的租界而坐大成“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租界被收回的新情况下地位日趋衰落，受到国民党的重重抑制和打压。大陆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带家眷迁居香港，1951年在香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留给家人的遗产仅十一万美元。此前，他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后记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

徐锡麟悲歌

—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今绍兴）青年。

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售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格：京官里郎中两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

1

民国
多少
事





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蓄志革命、力图推翻清廷者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徐锡麟这个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二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十二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磨破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

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

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

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

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徽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二中），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二百人，每期三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巡警学堂类似今天的警官学院，会办就是副院长，院长叫总办。当时的安徽巡警学堂总办是一个退了二线在休养的老头，因此徐锡麟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徐锡麟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

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收支委员，发现徐锡麟有数笔账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

顾松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徐锡麟来安庆后在他的器重下仕途顺利，前程





无量——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去做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党，徐锡麟疯了？而且，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愤青”罢了。

他没把顾松的汇报当回事，但出于警惕和对徐锡麟的告诫，恩铭有意当面对他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三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

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

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

7月5日，徐锡麟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

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

上午9时，恩铭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

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

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时间像停止了。

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布政使，再朝右一枪干掉按察使，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

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

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恩铭顿时全身开花。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后心，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子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冲去。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





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尽管主刀的是——一位外国医生。

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

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

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孤立无援，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和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一百多人，不敢上前。布政使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三千元，即刻增加至七千元，后来高达一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五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加赏，严令四处搜捕。

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七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安徽省布政使冯煦和安徽省按察使毓朗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冲他们一笑，说：“上午你跑得不慢啊，要不现在你就是死人了。”说着盘腿坐在地上。

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觑，一时无从措辞。

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按察使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顿时泄气皮球般颓丧不已。不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

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千数言，写完后自己低声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

他的供词，满纸坦荡磊落，写的都是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他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几句话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